

曹雪芹的风筝

芳 纯

乾隆十九年年关将近，江宁人于景廉衣袍褴褛，一瘸一拐，冒着严寒辗转叩开北京西山老乡家的柴门，外面狂风呼号，陋室内相顾戚然。客人惨言家中已三日无炊，小儿女饥寒难耐，嚎啕不止，惨不忍听。告贷无门，实是走投无路，才来府上叨扰。主人其时家徒四壁，友人写诗说他一直是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，足见其生活也困顿不堪。即使倾囊相助，无异杯水车薪。挽留一宿，待次日求告友朋，以解来客燃眉之急。夜间闲话，说到京城近况，于景廉有点意忿难平，某公子玩风筝，一掷几十两银子，够我一家活命半年。不想一句话如醍醐灌顶，主人面有喜色，说：“有了！”当即裁纸劈竹，为于制作几只风筝，又借了些，凑十两银子给于景廉度荒。

当年除夕，大雪纷飞，于景廉骑驴冒雪来访，驴背驮满鸭酒鲜蔬，老远就报喜：“不想三五风筝，竟获重酬，所得当共享之，可以过一肥年。”从此，老乡教他风筝制作，于景廉终于脱贫。

这个扎风筝救命的老乡是曹雪芹，如果光作几只风筝救助残疾老乡一家，那曹雪芹就不是写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了。

瘸子于景廉靠风筝脱贫之事，让曹雪芹有了新的想法。

出身江南大富贵人家的曹雪芹，聪慧过人，童年锦衣玉食，琴棋书画之余，耳濡目染各类精巧绝伦之物，进而熟悉百工之法。少年时家道败落，成年后虽有薄俸，但大多周济了穷人。世道艰难，自己手脚齐整尚只能勉强糊口，那些鳏寡残疾不能自活的人，又能向谁伸手？

风筝本来不过是便宜的小玩意儿，即无书画的雅，又不能当器物用，可是做得好，一样可以卖上高价。如果自己编写一本制作指南，可以拯救多少困顿之家？

年后曹雪芹即开始搜罗前人著述，仔细研究风筝起放原理，扎糊的方法，臚列分类的目的，分析彩绘要领，汇集成篇。“为有废疾而无告者，谋其自养之道。”

乾隆二十二年清明前三日，书成。

此篇名为《南鸢北鸢考工志》，是为残疾人撰写的《废艺斋集稿》中的扛鼎之作。而《废艺斋集稿》也是目前除《红楼梦》之外曹雪芹唯一存世书稿。

这是一本面对穷苦人的风筝制作教科书，介绍了四十三种风筝的扎、糊、绘、放的技法和工艺，每种风筝都绘有彩图、骨架图，为能口口相传，还配有扎、糊、绘等歌诀。按曹雪芹设计图样扎出来的风筝，大的可达数丈，小的不到一寸，却都能御风而起，不致倾覆。

第二年腊月二十四日，宗室子弟爱新觉罗·敦敏借书画鉴赏之名，邀师友曹雪芹携带风筝前往家中。此时，于景廉已经借城里朋友的门面开了一间风筝小铺子，曹雪芹不时给他谱画稿，做新样。于景廉常念雪芹大恩，没有他，全家早已被野狗啃了去。曹雪芹不让再提，说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，朋友本来就该有通财之义。

曹雪芹精于光影明暗绘画，尤擅“迷笔”，绘制风筝时将画理应用其中。那天摆在敦敏家门口的窈窕风筝，真人大小，栩栩如生，客人过子和猛一照面，以为是家中女眷迎宾，更别说那些昂然欲飞的燕子凤凰老鹰了。风筝逼真酷肖，尽显曹雪芹格物致知的匠心，而他高超的收放技术更是令众人击节喝彩。敦敏在《瓶湖懋斋记盛》中赞道：“观其御风施放之奇，心手相应，变化万千，风鸢听命乎百仞之上，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。壁上观者，心为物役，乍惊乍喜，纯然童子之心，忘情忧乐，不复知老之将至矣！”

时朝中大臣、书画大咖董邦达知其为残疾人传技，感慨不已，欣然当场提笔，为其书稿作序：“好一片济世活人之心，知芹圃者能有几人！”

曹氏风筝流传至今，已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而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回中，曹雪芹以浓墨重彩的笔调为风筝写的一台戏，也成为文化经典中的经典。

时值暮春，春风正好。湘云黛玉们在屋内作诗，一只断线的风筝撞上窗外竹子，开启了大观园放风筝序幕。书中说放风筝意寓“放晦气”，放掉烦恼和病痛。众丫头小姐兴高采烈，拿出各式各样的风筝：软翅子大凤凰，燕子，美人，大鱼，红蝙蝠，大螃蟹，七个大雁等等。再加上系在线上爆竹彩饰，一时空中琳琅满目。春风呼啦啦吹，铃铛叮铃响。你的风筝撞了她的，她的线缠搅你的线，众姑娘笑做一团。宝玉的美人风筝总是放不起来，黛玉一眼就看出毛病在哪，说顶线没打好呢，宝玉赶紧换了别的。黛玉的风筝飞得很高，一线用尽，竟舍不得放掉。紫鹃泼辣，一剪刀绞断线，说放了晦气你的病就好了。风筝飘摇后退，一时鸡蛋大小，展眼剩一黑点，再展眼看不见。别人都只说有趣。只宝玉叹口气：“可惜不知落到哪里，若有人烟处被小孩子得了还好。若落在荒郊野外无人处，我替他寂寞。”说完将自己的风筝剪断，教他们两个作伴去。

“我替他寂寞”，这一句真是动人愁肠，为的是黛玉的风筝黛玉的孤独和寂寞。一场热闹的风筝大戏，借断线风筝道出宝黛悲切的命运和真情。而曹雪芹为穷人做的那些风筝呢，包含了更辽阔的真情，每一片纸，每一根竹，都闪耀着慈悲的光芒。



高山晨韵 汤青摄

“白面书生”蒋士清

王振羽

在南京六朝松下读书的大一、大二时期，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，我们要学习高等数学，这对文科生而言，难度系数不低。给我们授课的老师，名叫蔡冠华，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的，她教得很认真，而我们不少同学听得、学得很吃力。还有一位姓赵的老师，小矮个，大大的脑门，头顶上的头发极为稀少，似乎是四川口音，人很敦实。在他看来极为简单的推理，我们却往往如坠云里雾里，他唯有摇头叹息，无计可施。后来，蔡冠华老师身体有恙，她的先生来代课，谁知道，这位代课教授水平很高而又能深入浅出娓娓道来，令大家畏难情绪顿扫，似乎有点信心满满的样子了。

他所带数力系的学生，有一人，面色有点苍白，身材稍矮，沉默寡言，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教室角落里，但做题、反应都很敏锐、快捷，暂且称作“白面书生”。为何会对这位学生印象深刻？他与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啊。这就奇怪了，数力系的学生怎么会与文科班的学生住在一起呢？我们班有一学生来自常州，他人校后不久经体检被认为有肝炎，就让他休学了，这就空出了一个床位。那个时候，学生宿舍都是八人一间，哪能允许床位空置闲废？很快就安排进来一位校友，这一校友就是数力系的这位“白面书生”，他与我比邻而居，顶床而眠。且说这位数力系的教授在课堂上出神入化，令人叹服，我对他说，你若能有机会到一些县中指导授课，会挽救多少视数学为拦路虎的文科考生啊！这位教授叫王文蔚，而他授课的数力系的这届学生，与我们最为熟悉的，也就是这位“白面书生”了。

我们进入大三，就把高等数学弃之一边了，再无去理会它的丝毫兴趣。这位“白面书生”对我们这些文科生经常关心议论的话题，也只是偶尔听听而已，并无多大兴致。有一次，他同一专业同一班级的一位同学来宿舍找他，不巧，他不在。他的这位赵姓同学有点自来熟，就与我闲扯了一会，方才知，“白面书生”也是休学一年后插到他们班里的，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。王文蔚教授交待说，有空要与他多沟通交流一下，避免他过于孤单落寞。这样一说，我们觉得应该主动与“白面书生”多交流，都是来

自五湖四海的校友嘛。自此以后，只要他有兴趣，石头和我就会约他一起去上晚自习。这时也才知道，他来自四川遂宁，也是经过一番很艰难的磨砺才考入东南大学的。

再后来，毕竟专业不同，大家各自忙碌，交流也就少了。少年荒唐，参加一些学生社团活动，诸如一些演讲比赛之类，还有一些所谓的竞选活动，而每一次，这位“白面书生”都来捧场，呐喊助威，鼓劲加油，令我颇为感慨。到了大四，即将毕业，人心惶惶。石头决心考研，报考人民大学的区域经济学。这一专业，对高等数学有一定要求。石头重新重拾高等数学，对“白面书生”多有请教，而“白面书生”总是不厌其烦，参与演算题目，特别认真而又尽心。

终于如愿以偿，石头的录取通知书来了，石头与“白面书生”，还有我，三个人在沙塘园宿舍的食堂弄了几瓶啤酒，喝得不亦乐乎。喝过之后，三人摇摇晃晃，沿着当年还是老虎桥监狱的高高围墙，还有进香河两边的云杉林，走了很久、很久，一向不大言语的这位“白面书生”，居然还唱起歌来，有点川江号子的味道，又有点川西民歌的神韵。大致是酒精的刺激，“白面书生”说起他家乡的名人来，如陈子昂，如张问陶，令我颇为错愕。他说，遂宁之名，来自东晋桓温，说是当年桓温平定巴蜀，路经此地，自以为大功告成，平息战乱，遂得安宁，也就此取为地名，唤做遂宁。

离开六朝松后，大家各自星散，漂泊四方，彼此再无消息。十年前，毕业二十载的同学聚会，偶尔听闻，“白面书生”在家乡谋生，但身体不大好。前几天，学校校庆120周年，我到前工院去看建筑系赵军教授的画展，六朝松，大礼堂，梅庵，老图书馆，凡此种种，经过赵军教授的神奇画笔，这些萦绕在多少东大学子心头的古树、建筑，仿佛如梦幻一般，令人无限低回，感慨连连。也就想起这位再普通不过的校友、舍友“白面书生”来了，而他的名字，是无论如何不能确定下来。就在校园里反复询问，多方打听，终于弄清楚，他的名字叫蒋士清，学号是：07188120。

白面书生，蒋士清同学，你一切都安好吧？